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白 烨 选 编

中北欧卷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世界 著名文学奖 小说选

中北欧卷·笛梦等

白桦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四长
何大凡
蒋 丽

编 选 例 言

一、为了以点带面地反映世界当代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和主要趋向，并给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系统而优良的外国小说读物，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全套书共有五卷，分别为：美洲卷、西南欧卷、中北欧卷、苏东卷、亚非大卷。

二、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除坚持遴选直接获得著名文学奖的小说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外，还特别注意了作品本身由思想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所形成的独创性和可读性，并尽量选入那些在题材和题旨上适合于广大青年读者的作品，使他们或者从中得到人生教益、生活经验，或者从中得到文学养料、美学享受。

三、因为篇幅毕竟有限，作品的选取不得不有所割舍。因此，这套书的选编，只能以短篇小说为主，酌选一些中篇小说，一些相当优秀而篇幅较大的获奖小说未能入选。同时，一些创作极有个性的著名获奖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国内已有不少选本，比较常见，也刻意未选。如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斯坦倍克、艾·巴·辛格等。

四、本套书在每篇作品前面都写有作家作品简介，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概要情况。因为资料所限，作家的介绍详略不一；因为水平所限，作品的提示比较浅显。读者完全可以不受其所限，自己去由作品的细切品尝中领略作家的所

长与所短。

五、本套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郭宏安副研究员、王逢振副研究员和严永兴副研究员等专业学者的帮助；中国工人出版社高晓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冯晓立等同志参与了总体工作的筹划；孙秋月同志则协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特作以上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1990年3月10日

目 录

〔德〕托马斯·曼（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路易丝姑娘……………（2）

〔德〕莱·弗兰克（获克莱斯特文学奖等）

男爵小姐及其恶仆……………（22）

〔联邦德国〕卡·楚克迈耶（获毕希纳文学奖等）

爱的悲剧……………（109）

〔联邦德国〕海·伯尔（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

村里的教堂……………（152）

〔联邦德国〕玛·露·卡·施尼茨（获国家艺术界文学奖等）

白熊……………（180）

〔联邦德国〕沃·施努雷（获西柏林冯塔纳文学奖等）

逃荒路上……………（190）

〔芬兰〕弗·兰·西伦佩（获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

遗产……………（197）

〔芬兰〕埃·彭纳宁（获芬兰国家文学奖）

很久以前……………（211）

〔瑞士〕赫·黑塞（获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

笛梦……………（228）

〔瑞典〕帕·拉格奎斯特（获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

电梯直通地狱……………（237）

〔冰岛〕赫·奇·拉克司奈斯（获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

青鱼.....	(246)
〔丹麦〕汉·克·布兰诺（获丹麦电台短篇小说奖）	
诗人与姑娘.....	(259)
〔丹麦〕彼·西伯格（获丹麦科学院文学奖）	
坑.....	(275)
〔奥地利〕阿·施尼茨勒（获赖蒙德文学奖）	
贤人之妻.....	(284)
〔奥地利〕伊·艾兴格（获奥地利国家大奖）	
镜子的故事.....	(303)
〔挪威〕约·博根（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大睡莲.....	(314)

〔德国〕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德国现代著名作家，1875年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城，1893年中学毕业后在慕尼黑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1895年在慕尼黑工业学院当旁听生，1896年旅居意大利期间开始小说创作。1933年，在纳粹的威压下被迫流亡瑞士，1938年移居美国，1952年又迁居瑞士，1955年去世。

托马斯·曼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魔山》（1924）、《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1947），以及《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898）、《特里斯坦》（1903）等中短篇小说集等。由于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于192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05年荣获歌德文学奖。

托马斯·曼始终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与颓败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主题，他因此而被人们认为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知识渊博、造诣深厚，观察生活精细，艺术描写细腻，作品结构复杂而严谨，笔调严峻而沉

稳，语言质朴而深含讽刺意味。

《路易丝姑娘》是托马斯·曼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作品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浅薄、空虚和病态心理描绘得有声有色，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借鉴价值。

路易丝姑娘

钱鸿嘉 译

一

有些男女的婚姻实在很不相称，即使富有才华的作家也难以想象出他们是怎么结成伉俪的。对此你只能视若无睹——在戏剧中，你往往看到龙钟、颤颤的老头儿同漂亮、活泼的姑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千篇一律地构成了一出喜剧。

说起雅各布律师的太太，倒也称得上年轻貌美，不愧是一位姿色出众、千娇百媚的夫人。几年以前，也许是30年以前吧，人们为她受洗时曾给她起了几个名字：安娜、玛加蕾达、洛莎和亚玛莉。不过后来却把这四个名字的第一个字连缀起来，单单称她为安玛洛亚了。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几分异国情调，同她的风度、人品十分相称。她的头发浓密而柔软，头路在一边分开，秀发从狭狭的额角一直披向后面，色泽黑里带棕，像栗子的颜色一般。可她的皮肤却像南方人那样，呈浅黄色，就连她

的身躯也像给南方的太阳晒熟了似的。她那耽于享乐而又冷若冰霜的神志，使人想起了苏丹王后。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慢悠悠的，但全身似乎燃烧着欲火，人们对她有这样一个印象：她心里想要什么就很可能得到什么。她那狭狭的、令人动心的额头上，横着两条挺清秀的眉毛，只要她扬起眉毛，举起那棕色的、天真无邪的眼睛看你一眼，谁都明白她是怎样一种人。尽管她十分单纯，但对这点还是有自知之明。她竭力不惹人注目，因而经常沉默寡言；对于一个既美艳又不爱说话的女人，又有谁能非议呢？唉！在她的身上，“单纯”这两个字眼可一点儿也用不上。她看起来固然有些蠢，但目光狡狴诡谲，欲火炎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女人一有机会，就很容易给别人带来不幸……此外，她鼻子上的肉也许太多了，但她那张丰满宽阔的嘴唇却十分动人，尽管我们除了“肉感”这个词外，再找不出其他的词儿来形容。

这位令人担忧的少妇，就是年已40的雅各布律师的夫人。律师呢，谁见到他都会张口结舌，惊诧不止。这位律师身体真胖——他不仅是大腹便便而已，简直是一个庞然大物！他的腿上经常套一条浅灰色裤子，使人想起大象那屋柱般的巨足。他那胖鼓鼓的、弓起的背，同黑熊的一般无二，在那圆圆隆起的腹部上面，总罩上一件古里古怪的灰绿色外衣，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钮子一颗颗扣起来，可只要钮扣一松，衣服就“啪”的一下从肩膀下向两面散开。在这个硕大无比的躯体上，却衬托着一个相当小的脑袋，脖子粗得几乎看不见。脑袋上长着一对容易淌泪的小眼睛，塌鼻子，满脸横肉仿佛会垂下来似的，腮帮子中间陷进了一张樱桃小口，嘴角下垂，显得有点儿可怜。圆圆的头顶和嘴唇上面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淡黄色猪

鬃般的硬毛，皮肤油光光的，样儿真像一条吃得过饱的狗……唉！大家一定都看得出，律师浑身是肉并不是健康的征兆呀。雅各布的个子又高又胖，满身都是脂肪，没有一点肌肉。人们常常可以看出，他那雍肿的脸上会突然充起血来，然后又一下子消退，脸膛黄里泛白，嘴巴灰溜溜地歪向一边……

雅各布律师事务所的范围很小，可是家产却相当可观（一部分是妻子的陪嫁），膝下又没有儿女，因此这一对儿能逍遥自在地住在帝王大街一套舒适的公寓里，频频开展社交活动。看来，夫妇俩中间只有律师夫人安玛洛亚一个儿爱好交际，律师似乎不很热衷于此类活动，很难设想他能在其中找到乐趣。这个大胖子为人确实十分古怪。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善于曲意奉迎，这点也许谁都比不上他；可是人们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可能这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一举一动未免过于殷勤，过于谦恭，不知怎的显得有些做作，而其根源则在于胆小如鼠，缺乏自信心，令人不快。任何人的形象，没有比自我轻蔑更为可憎了，对于那些生性怯弱又酷爱虚荣的人，那种阿谀奉承的神态就越发令人作呕。笔者认为雅各布律师就是这一号人，他处处妄自菲薄，连必不可少的个人尊严也丧失殆尽。当他陪同某一位夫人在餐桌前面坐下时，他会说：“尊贵的太太呀，我是一个丑八怪，您可愿意赏一次光？……”他说这种话，简直连嘲笑自己的本领也没有，真令人啼笑皆非，不胜厌恶。

下面一件事也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天律师外出漫步，正好有一名男仆推着一辆小车迎面走来，车轮不巧在他的脚下猛撞一下。仆人来不及停车，慌慌张张地掉转身子，律师吓得面无人色，不知所措，脸上的皮肉一抖一抖的，一面却摘下了帽子，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我！”换了别人，遇上这类事

准会大发雷霆，可是这个怪僻的大胖子对此似乎始终感到内疚。当他陪妻子一起上城里的“云雀山”林荫大道漫步时，他总不时怯生生地向身边那位步态优雅、轻盈的安玛洛亚瞥上一眼，同时殷勤而张皇地环顾四周，仿佛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任何一位军官欠身致意，恨自己不该拥有这么一位千娇百媚的夫人，要求对方宽恕。他的嘴巴显出一副向人讨好的可怜相，似乎祈求别人不要嘲笑他。

二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安玛洛亚与雅各布律师结婚的真正原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律师是眷爱她的，而且爱得很深；像他那样的胖子，怀有这种爱情的确实不多。他低声下气地爱她，诚惶诚恐地爱她，这同他的个性完全相符。每当夜阑人静，安玛洛亚已经就寝时，律师常走进她那宽敞的卧室里去，卧室里有一排长窗，窗上挂有打皱褪色的、花花绿绿的窗帘。他走得那么轻，别人只听到地板和家具在格格地震动，而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他在妻子那张大床边跪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握住她的纤手。这时安玛洛亚总要竖起眉毛，端详她那硕大无朋的丈夫。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伏在她的面前，色迷迷地默默无言。他用粗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把衬衫的袖子卷起，把自己那张沮丧的胖脸贴到妻子淡棕色的玉臂上，她的手臂十分丰满，关节也很柔软，一条条小小蓝色的静脉在栗色的皮肤上清晰可见。他悄声地、战战兢兢地说起话来，在日常生活中，有头脑的人说话时是不会有这副腔儿的。

“安玛洛亚，”他用耳语般的声音说，“我亲爱的安玛洛

亚！我打扰你了吗？你还没有睡呀！亲爱的上帝，我整天在左思右想，你是多么美，我是多么爱你！……请注意我要说的话，因为我说出口来是多么困难呀……我把你爱得多么深，有时这颗心揪得紧紧的，不知上哪儿跑才好，我对你的爱已到达力不从心的地步！也许你不明白这个，可是你得相信我，你一定要对我说一次：你要为此而稍稍感谢我才好，因为，你瞧，像我对你的这种爱，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大的价值呢……即使你不能爱我，你也不能出卖我，欺骗我，为的是报答我的恩情，仅仅出于恩情……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恳求你做到这一点，我是多么真心实意地恳求你呀……”律师说完这番话，总要抽抽答答痛哭起来，身体的姿势一点也不改变。遇上这种场合，安玛洛亚总很受感动，她伸出手来摸摸丈夫猪鬃般的胡须，用拖长的、挖苦的声调几次三番安慰他，那副腔儿像对待一条跑上前来舔脚的狗：“好！好！你这条乖乖的狗！……”

安玛洛亚确实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笔者对事实真相一直避而不谈，现在该是和盘托出的时候了。她真的愚弄了丈夫，跟一个名叫阿尔弗雷特·洛伊特纳的男人勾搭上了。他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很有天分，虽然只有27岁，但已经创作过一些轻巧动人的乐曲，颇有些名气。他又高又瘦，精力充沛，一头乱蓬蓬的金发，眼睛里始终露出明朗的笑意，这点连他本人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像当代那些三、四流艺术家那样，对自己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他们最感兴趣的乃是寻欢作乐，露一手的目的无非是提高个人的威望，同时也乐于在社交界大显身手。这号人把自己装点得天真烂漫，放浪形骸，终日自得其乐，而且异常健康，连生病时也能谈笑风生。他们即使满怀虚荣心，待人接物仍然十分亲切，只要虚荣心不受伤害就行。可是真的

大难临头，这些幸运的小丑角就非常伤心：在痛苦面前，他们惺惺作态再也无济于事，做什么事再也提不起兴致了。他们不懂得在苦难面前也要不失礼仪，也不知道如何同痛苦“作斗争”，他们将走向毁灭。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洛伊特纳先生写过不少漂亮的乐曲，大部分是华尔兹和马祖卡，要是它们称得上是“乐曲”的话，那末据笔者所知，它们都是些哗众取宠的作品，每首乐曲中无非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噱头，一些抑扬顿挫的乐段，某些能体现出机智与创造性的激动人心的效果，而这似乎恰好是他作品的主旨所在，使音乐界的行家感到兴趣。有时，乐曲中往往先仅仅出现两个使人黯然神伤的节拍，然后调子蓦地一转，变为欢快的舞曲。

雅各布夫人安玛洛亚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倾心于这个年轻人，尽管这种感情是不可宽恕的；而这位青年音乐家也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能对她的诱惑巍然不动。他们时而在这儿见面，时而在那里相会，长年累月，两人恬不知耻地结成了一种不解之缘。整个城市全知道两人的关系，每个人在律师背后都对此谈得沸沸扬扬。可是律师是怎么想的呢？安玛洛亚怀着鬼胎，决不肯向他吐露一言半语，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律师终日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对妻子的不贞还不敢十分肯定。

三

春回大地，万物欢腾。安玛洛亚心血来潮，忽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

“克里斯蒂安，”她唤律师的名字，“让咱们办一次宴会，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庆祝一下春天新酿的啤酒吧。菜当然可以

简单些，烤牛肉冷盆也行，不过客人要多些哪。”

“没问题，”律师答道，“可是时间能推迟一些吗？”

安玛洛亚没有接腔，却马上谈起宴会的具体细节来。

“你知道，那时客人一定很多，咱们屋子太小了，准容纳不下。咱们得在城外租一个娱乐场所，那儿该有一个花园和一座大厅，这样不但地盘宽舒，空气也新鲜。这点你总心里有数罗。我首先想到的，是云雀山下温德林先生的那座大厅。大厅四面没有房子，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餐馆和酿酒厂。咱们可以把大厅漂漂亮亮装点一番，在那儿摆上一些长桌子，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喝春天的啤酒。大伙儿还可以在那儿跳舞，弹奏音乐，也许还可以演一会儿戏，因为我知道那儿还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我对这点特别欣赏。一句话：咱们要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会，好好热闹一阵子。”

律师听妻子说这一番话，脸色变得黄里泛白，嘴角也抽搐起来。他只是说：

“亲爱的安玛洛亚，我真高兴极啦。我知道这种事是你的拿手好戏，我什么都听你的，就请你准备起来吧。”

四

于是安玛洛亚动手准备起来了。她征求了许多男人和女人的意见，还亲自租下了温德林先生的大厅。她甚至拉拢了一批男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她请来的，有的则自愿报名参加联欢会的筹备工作，为这次盛会增添光彩。除了宫廷演员希尔德布兰特的夫人外，委员会里全是男人。这位夫人是一名歌手。此外，委员会里还有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本人，陪审

推事维茨纳格尔，一个年轻的画家，以及阿尔弗雷特·洛伊特纳先生。陪审推事还带来了几个大学生，准备请他们在会上跳黑人舞。

在安玛洛亚决定行动后的一星期，委员会在帝王大街上安玛洛亚的一间私人客厅里集会，讨论此事。这是一间又小又暖的房间，十分拥挤，地板上铺有厚厚的毯子。室内有一只矮沙发，上面有许多软垫，还有扇形的棕榈树和英国式皮椅。客厅里放着一张台脚弯成弧形的红木桌，上面铺了一块天鹅绒台布，还摆了几本精装书。此外还有一个壁炉，里面还有一些热气。在大理石乌黑的炉架上，放有一些碟子，碟子里盛着精制的白脱面包。碟子旁有几只玻璃杯和两只盛葡萄酒的大腹车料玻璃瓶。这时安玛洛亚架起二郎腿仰着身子坐在矮沙发上的软垫上，扇形棕榈树在她身旁投下了阴影。她美得像温暖的夏夜一般，胸前披一件素淡的绸衫，但裙子的颜色却很深，料子也很厚，上面绣有一朵朵大花。她不时伸出手来，掠一下披在狭狭的额头上的栗色鬈发。女歌唱家希尔德布兰特太太也挨着她坐在这把沙发上，这位太太长有一头红发，穿的是一身骑装。男士们则围成一个半圆形，肩并肩坐在两位太太的对面，律师本人也在其间。他坐在最低的一把皮椅上，看去郁郁不乐，似有难言之隐。他不时叹一声长气，还在把什么东西咽下肚去，仿佛他快要呕吐，正在竭力控制自己。阿尔弗雷特·洛伊特纳先生穿一件网球衫，本来坐在椅子上，此刻一跃而起，潇洒地倚在壁炉上。他说呆坐了这么久，可受不了啦。

希尔德布兰特先生用娓娓动听的声调大谈其英国歌曲。他作风正派，穿一身黑衣服，肥头大脑，长得像罗马的恺撒大帝。他举止稳重端庄，是一个富有教养、学识渊博、颇有真知

灼见的宫廷演员。这个人喜欢一本正经地批评易卜生、左拉和托尔斯泰，说他们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他却显得平易近人，与人为善，过问起这种琐事来。

“也许各位知道《那就是玛丽亚》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吧？”他说。“这首歌固然有些儿低级趣味，但效果好得异乎寻常。还有一首著名的……”接着他又提出别的一些歌曲来。大伙儿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希尔德布兰特太太表示愿意唱这些歌曲。年轻的画家是一个肩膀往下倾斜、蓄一口金黄色山羊胡子的男人，大家要他扮魔术师，表演一些引人发噱的镜头。至于希尔德布兰特先生，则准备扮演各色各样的名人。总之，样样事都进展得非常顺利，节目似乎都已安排妥当，忽然间，陪审推事维茨纳格尔先生又把话题打开。他为人圆滑，动作机灵，脸上有许多决斗时留下的疤痕。

“女士们，先生们，节目确实十分精彩，能叫人开心一番。不过我还得爽爽快快地说一句话。我们还缺少一些东西，缺少一个高潮，一个令人叫绝的场面。换句话说，还缺少某种异乎寻常的、令人惊奇的、使诙谐和欢乐达到顶峰的东西。究竟如何，我自己也说不上来，还是由各位决定吧。不过依我看来……”

“千真万确！”从壁炉那儿传来了洛伊特纳先生的男高音。“维茨纳格尔说得完全对。高潮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会吧！”他敏捷地把自己的腰带拉拉端正，用询问的眼光向四周瞧瞧。他脸上的表情确实亲切动人。

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要是扮演大人物还算不上高潮……那末确有这个必要。”

大家都同意陪审推事的意见。在表演节目中确实需要令人